

The Bookshop

Penelope Fitzgerald

书店

(英)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著

尹晓冬 译

我就是想开一家书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Bookshop

书店

(英) 佩内洛普·非兹杰拉德 著

尹晓冬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店 / (英) 菲兹杰拉德著; 尹晓冬译. —2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80225-902-7

I. ①书… II. ①菲…②尹…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7439号

THE BOOKSHOP

By Penelope Fitzgerald

Copyright © Penelope Fitzgerald 199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7-5216

书店

(英)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著; 尹晓冬 译

责任编辑: 施 铮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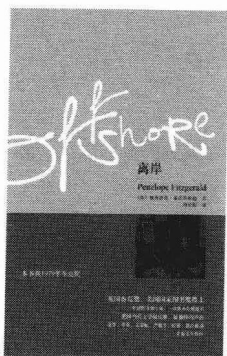
印 张: 4.5

字 数: 72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二版 2010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02-7

定 价: 20.00元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离岸》

获第二十一届布克奖

ISBN 978-7-80225-576-0

定价：20.00 元

小说《离岸》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一九六〇年代的伦敦，讲述的是一群长年居住在泰晤士河巴特希河段上的船居者的离奇生活和情感故事。

《离岸》一书受到广大英国文学爱好者的追捧和赞赏，文学评论家和报刊杂志评论员也都给予了该小说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该书于一九七九年获得英国文学布克奖，它无疑是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之一。

这是一本令人惊讶的小说。寥寥数万字加上紧凑的情节，使之更加显得简短，而内容的张力又使故事的发展就像一枚枚控制精确的炸弹。《离岸》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有力、轻盈、成熟、优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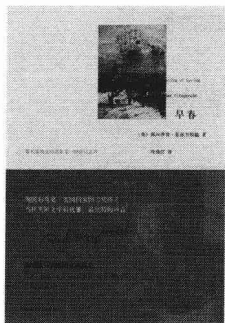
——伯纳德·勒文《星期日泰晤士报》

她的小说有一种让人期待的完美，技艺精湛而不留痕迹，读起来是一种纯粹享受。

——弗兰克·科莫德《伦敦图书评论》

《离岸》就像特纳的水彩画。故事就像一部优质的引擎，一路平稳地将你带到最后的高潮。

——弗兰西丝·塔里亚费罗《华盛顿邮报》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早春》

本书获第二十届布克奖提名

ISBN 978-7-80225-896-9

定价：22.00 元

弗兰克·里德生长在莫斯科。他的父亲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移民到那里，开了一家印刷作坊，一九一三年退休后，便由弗兰克接手经营。忙里添乱，这一年初，弗兰克的妻子在亚历山大火车站登上了西去的列车离开了，没有留下一句话……

故事的时间跨度只有几个星期，唤起的却是全部生命。这是一本非凡的、睿智的、精美的作品。

——莫利库·查尔斯沃斯《每日电讯》

《早春》是个惊喜，也可以说是一部杰作。生动而令人吃惊的细节让人想起那个庞杂的、胡乱地走向宿命的城市。

——马格利特·沃尔特斯《伦敦图书评论》

她这是如何做到的？它让人不断地猜测，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行。

——简·莫里斯《独立报》

她最近这部小说可谓是巴尔扎克式的宏伟作品，为数不多的逻辑性的情节推演、几乎没有什么理性的解释，它以人间喜剧的方式对生活进行类似的整体写照。

——大卫·舍夫《文学评论》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天使之门》

获第二十二届布克奖提名

ISBN 978-7-80225-310-0

定价：22.00 元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剑桥镇，安吉尔斯学院的理学研究员费尔里在一次车祸中偶遇年轻的护士黛茜，并且爱上了她。他该如何面对这个“理性与信仰”交错撞击的年代？

本书曾获得一九九〇年英国文学布克奖的提名，并受到众多文学评论家和读者的高度评价。完美的叙事天分加上微妙的思考风格，造就了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小说的精细沉稳，读来回味无穷。

本书比很多更长篇幅的小说更加充满灵气、智慧和情感。《天使之门》使菲兹杰拉德成为当代英国小说界最优雅最独特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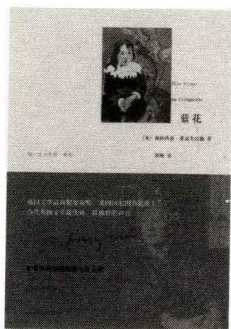
——迈克尔·拉特克利夫《观察家》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一本抽象风格的小说讲述了一个风趣的爱情故事。简洁、从容却又情节复杂，作者的技巧令人惊叹。

——维多利亚·格兰丹宁《泰晤士报》

这本简短而充满活力。故事自然地向着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着，精致、有趣、感人。

——彼得·坎伯尔《伦敦书评》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蓝花》

获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

ISBN 978-7-80225-890-7

定价：25.00 元

《蓝花》的背景设置在十八世纪末莱比锡和柏林之间大学城。小说以弗里茨·冯·哈登伯格的生平为基础，他曾就读于耶拿、莱比锡和维滕贝格大学，专修辩证法和数学，后来成为德国的著名诗人诺瓦利斯，是德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著名的“蓝花诗人”，浪漫派的代表人物。

《蓝花》是一本关于心灵、身体和精神的令人心醉的小说。文字简明诙谐……一个原本伤感的爱情故事变得幽默有趣，人物生动可爱。这本小说是一件珍宝。

——卡门·卡利尔《每日电讯》

她的写作风格有种令人迷惑的沉静。

——《卫报》

小说的语言，保持了英国文学传统所特有的那种讽刺和幽默气质。

——《每日快报》

为什么读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止庵

英国作家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大器晚成，晚到目前所见文学史著作还来不及提起她，晚到我们刚刚知道她，虽然她在英国文学中自具地位，而且卓尔不群，——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未一点特别重要。即以英国女作家而论，读过了奥斯丁、勃朗特姐妹、艾略特、伍尔夫、默多克和莱辛等等之后，为什么还要读菲兹杰拉德呢？如此提问或嫌太过实际，但这的确是个问题。不妨简单地回答一句：因为她和她们不一样，非但如此，在我看来，她和世上所有作家都不一样。

然而此种不同在微妙间。菲兹杰拉德无疑是睿智的，但她不像奥斯丁那样借助某个人物表现一己的睿智，甚而让这睿智凌驾于所有人物之上；她对于自然环境和人物心理总能体会入微，但这是一种坦然

的、放松的体会，不像伍尔夫那样始终处在紧张状态；她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而不是诗的创造者，不像艾米莉·勃朗特那样把小说写成一首诗；她塑造的人物也以女性形象最具魅力，但不像夏绿蒂·勃朗特那样安排女主人公作自己的代言人，张扬一种“女性立场”；对她来说，体验总是胜于思考，所以不像默多克那样通过作品阐述自己的哲学，作为一位作家，她其实并不关心哲学问题；她不止一部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并非像艾略特或莱辛那样关注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她仅仅是要做个好作家，此外别无野心；我们读她，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写得好。菲兹杰拉德自然不如上述几位地位崇高，但她继乎其后，却未隐蔽在她们的阴影之下。

优秀的作品或以情节胜，或以人物胜，或以主题胜，菲兹杰拉德所著则以风格见长，尽管风格离不开情节、人物甚至主题。有了这些，还有如何看待、处理和表现的问题，对于菲兹杰拉德来说，这可能更为重要。必须指出，风格有一部分关乎语言，在翻译过程中总归有所损失，倘若只看译文，对于原著的语言风格最好三缄其口；而风格的另一部分，譬如菲兹杰拉德的优雅沉静，细腻而又简洁，多少可以超越此种限制，让另外一种语言的读者所能了解。

在中国，菲兹杰拉德的名声大概起于她的《书店》的翻译出版，译者说：“这本小说，仅仅因为它的名字叫做《书店》，便值得付出。”这话很打动了一些有书店情结的读者，但不无误读之嫌。《书店》并非《查令十字街84号》一类作品，菲兹杰拉德也不是那种津津乐道于现实生活中某一具体事物的作家。显然，假如主人公弗洛伦斯在“老屋”开的是别的什么店，最终也得照样倒闭。书中写道：“当火车开出车站

时，她坐在那里，羞愧地低下头，因为她生活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这里，弗洛伦斯同样误读了自己的遭遇，而作者并未替代她看透这个小镇与其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菲兹杰拉德塑造了弗洛伦斯，理解她，同情她，甚至赞许她，但弗洛伦斯并非就是作者自己。《离岸》中的尼娜，《天使之门》中的黛茜，《蓝花》中的卡罗琳，也都是作者着意塑造的女主人公，但她与她们同样保持着恰当的距离。译者谈到弗洛伦斯起念开书店，“仿佛要寻求一种叫做‘意义’的东西”，但是这种意义究竟为何，作者始终未予揭示。她无意将一部作品归结于一种道理。《书店》如此，后来更见特色、更具分量的《离岸》、《天使之门》、《早春》和《蓝花》亦是如此。

菲兹杰拉德的风格，就体现于她与情节和人物之间这种关系，或者说，她对待它们的态度。菲兹杰拉德习惯采用第三人称写法，也很好发挥了这一叙述方式的长处——对于小说创作来说，这是一种便于调控、可近可远的写法。作者既能真切体会某一具体情境之中的人物，也能置身此一情境之外予以冷静观察；不因过于切近而妨碍观察，也不因过于间离而阻隔体会。菲兹杰拉德是一位既充分，又克制的作家。她的人物和情节总是“本来面目”，行乎当行，止乎当止，而她一视同仁，笔下波澜不兴。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取材于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生平的《蓝花》中，有意见指该书“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文学意义上的创作”，殊不知以此要求作者，无疑求马唐肆，她无非不制造、不渲染、不大惊小怪罢了。菲兹杰拉德的著作，读之如啜清茗，滋味徐生，《蓝花》尤其如此，好处要读完才能觉得。这个好处，是读别的书不大容易见到的。

对于菲兹杰拉德，很难讲这一切是技巧所致，还是修养使然。有一点应该提到，即她是过了六十岁才开始写作的。一位作家最初投身写作所形成的态势，也许会延续终生；很多人到老也摆脱不了粗糙、草率、幼稚和青春气，就是这个原因。而我们常常把这种惯性看作作家的风格了。菲兹杰拉德则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汰尽了这些之后才从事写作。她不是要达到什么，而是在规避什么。——前面我讲菲兹杰拉德所塑造的人物都不是她自己，可以换个说法：他们是她，但不是现在的她，她历尽人生之后，回过头去看着过去的这些自己，其间的距离是一己的阅历，是她对于这个世界的彻悟。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1

一九五九年，弗洛伦斯·格林度过了一个意外的晚上，她不能十分肯定这个晚上自己有没有睡着过。这都是因为那些叫人发愁的事情，关于是否要购买那片小小的地产——也就是位于前滩的拥有独立仓库的“老屋”，以及是否要在哈堡这个小镇开设唯一的一家书店。多半是因为心中无数，才彻夜难眠。她曾经看见一只鹭鸟飞过港湾，一面扑扇着翅膀，一面试图吞咽刚抓到的一条鳗鱼。而那条鳗鱼，则挣扎着企图逃离鹭鸟的咽喉，时而挣脱了四分之一，时而是一半，有时却又是四分之三。这两个小生灵之间所呈现的无法预料的状态，真是叫人心生恻隐。它们较量得太激烈了。弗洛伦斯觉得，要是她没有完全睡着的话——人们常常这样说，即使他们并没有这个意思——她必定是由于想到了这只鹭鸟才醒着的。

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只不过，在涉及自我保护这一类问题时，善

良的心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半生中有八年多的光景，她依赖于已故丈夫遗留给她的一小笔财产在哈堡过活。最近，她才开始考虑她是不是有义务让自己——或许也是让别人——清楚，她是凭自己的本事吃饭的。在东盎格鲁清澈而寒冷的空气中，生存常常被视为唯一的要求。不是生就是死，居民们是这样想的——要么活到耄耋之年，要么速朽于教堂墓园的咸草地中。

她身材矮小，精瘦结实，从前面看起来不太显眼，从后面看起来更是如此。她不常被人提起，即使在哈堡这种地方也一样。在这里，人们能看见从很远的距离走过来的每个人，讨论他们看见的每一件事情。她随着季节的变化对衣着作稍许的更换。人人都知道她那件冬季外套，是那种只是做来打算再维持上一年的。

一九五九年那会儿，哈堡没有鱼和炸薯条，没有自助洗衣店，除了隔周的星期六晚上之外，也没有电影可看，人们感到他们对这一切的需要，但从没有人考虑过开一家书店，当然更没有人想到格林夫人会考虑开一家书店。

“当然，此刻我不能代表银行作任何明确的许诺，决定权不在我手上；不过我觉得我可以说，贷款大体上不会遭到拒绝。迄今为止，政府对于个人借贷者一直是有所限制的，但已经有明显放松的迹象，我这可不是在透露什么国家机密。毫无疑问，你几乎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竞争对手，据我所知，忙蜂羊毛店出租一些小说，这不值一提。你让我相信，你对这个行业相当熟悉。”

弗洛伦斯正准备第三次向他解释这些话的意思，这时她仿佛又看见了她和她的女伴，她们留着尤金式波浪发型，脖子上挂着用链条拴着的铅笔，二十五年前她们是威格摩尔街穆勒书店的年轻店员。她记得最清楚的是盘点存货。穆勒先生先让大家保持安静，然后故意拖拖拉拉地念出年轻小姐和她们搭档的名字，经过抽签决定由谁来清点一天的活计。那会儿并没有太多的小伙子可以搭档，可她很幸运地配上了一个，那是在一九三四年，与负责采购诗歌的查理·格林一组。

“我还是个年轻女孩子的时候，就对这个行业了解得非常透彻了。”她说，“我并不认为从那以后这一行有了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可你从未坐过经理的位子。好吧，或许有一两桩事情值得提一下。如果你愿意，就当做忠告好了。”

在哈堡，几乎没有什么新的营生，而开一家店铺的念头，就像吹到遥远内陆的一丝海风，软弱无力地撩动着银行迟滞的空气。

“我不能耽误你的时间，凯布尔先生。”

“哦，你一定得允许我对这件事情作个判断。我认为我大体上会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当你打算开一家书店的时候，必须自问，什么才是你真正的目的。这是从事任何生意都必须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你希望给我们的小镇提供它所需要的服务吗？你希望获得可观的利润吗？或者你，格林夫人，说不定还只是一位慢吞吞的长跑者，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具备的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商店毫无概念。我时常认为，没有为做小生意的男人或女人开设行之有效的研究课程，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显而易见，有一种专门为银行经理开设的有效课程。通常以流水

般的寻常语速开场，凯布尔先生的声音逐渐加快了步伐，有如磅礴的海水。他提到了一些必要的事情：专业簿记、贷款偿还制度以及机会成本。

“……我想指出一点，格林夫人，这一点你多半没有想到，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具备更广阔视野的人来说，却是再明显不过了。我想指出的是，在借贷期限当中，无论何时，倘若现金的流入不足以支付现金的流出，那我可以很把握地预言，金钱危机已经不远了。”

弗洛伦斯自打她十六岁时第一天领薪水，开始自力更生的时候，就已经了解这一点了。她没有让自己作出尖刻的回答。当她穿过市场，朝银行大楼走去，看着银行那迎风而立的坚实的红砖建筑，她就已经决意要表现得既明智又圆滑。

“关于库存，凯布尔先生，你知道我有机会从穆勒书店买下大部分我所需要的货，他们快要倒闭了。”她尽可能地把这句话说得很果断，尽管她心里觉得书店关门对于她的回忆是一种沉痛的打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对此事进行估算。至于房产，你先前也同意三千五百英镑对于‘老屋’以及‘牡蛎屋’这样的永久性物业来说是相当公道的价格。”

出乎她的意料，经理开始犹豫了。

“这片物业已经空置很久了。当然，这应该是你的房屋经纪人和你的律师要处理的事务。你的律师是桑顿，对吗？”这只是一句精彩的掩饰之词，是心虚的表现，因为在哈堡总共只有两位律师。“但我认为价格或许可以再降下来一点儿……如果你能多等一段时间的话，房屋并不会走掉……折旧……潮湿……”

“银行是汉堡唯一不潮湿的大楼，”弗洛伦斯回答道，“成天在这里工作也许让你变得过于苛责了。”

“……后来我听到有人说——我的处境让我可以说，我能理解有人大概会这样讲——房屋可能会派作其他用场，当然了，房屋总是会有再度出售的可能性。”

“我自然想要把费用降到最低。”经理准备给出一个表示理解的微笑，可当他发现弗洛伦斯正严肃地说下去的时候，就没有费这个劲。“但是我并不打算转售这幢房子。人到中年跨出这一步的确令人费解，可既然开始了，我决意不再退缩。人们以为‘老屋’还能派什么别的用处呢？在过去的七年当中，他们为什么不对这座房子有所作为呢？‘老屋’里面有乌鸦的巢窝，一半的瓷砖都脱落了，还满是臭烘烘的老鼠。要是它变成一个书店不好吗？让人们站在里面翻翻图书。”

“你是在谈论文化吗？”经理说道，语气里半是同情半是尊敬。

“文化是外行的事情。我可不能亏本经营我的书店。莎士比亚才是专业人士！”

弗洛伦斯开始惴惴不安了，这比预想得要早一些。可她至少还有机会深入地关注一些东西。经理以安慰的口气说，阅读耗费大量的时间。“我只希望我能有更多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你知道，对于银行的下班时间，人们相当自以为是。就本人而言，我晚上几乎很少能享受闲适的时光。不过，请不要误会，我倒是发现，在床头放一本好书有着不可估量的好处。当我终于上床睡觉的时候，没有比读几页书更能让我进入梦乡的了。”

弗洛伦斯思考后明白，照这个速度，读一本好书需要花费经理一

年多的时间，而单本图书的平均价格是十二先令六便士。她叹了口气。

她根本不了解凯布尔先生。哈堡几乎没有人了解他。虽然报纸和电台反复灌输，这几年是英国经济的繁荣时期，但大部分哈堡人还是觉得手头拮据，照例是躲着银行经理不见的。鲑鱼的捕获量降低了，海军招募也减少了，还有很多退休人员依靠养老金过活。这些都没有妨碍凯布尔先生向人们微笑或从他那匆匆摇下的奥斯汀·坎布里奇轿车车窗里往外挥手。这多半也是他继续向弗洛伦斯滔滔不绝的原因，尽管谈话几乎毫无效率。实际上，在他看来，谈话已经臻于他所无法接受的私人层面了。

弗洛伦斯·格林，与凯布尔先生一样，可以被视为孤独者，不过这一点并没有使他俩在哈堡显得特立独行，因为在这个地方，许多人都是孤独的。本地的博物学家，收割芦苇的人，邮差，住在沼泽地的雷文先生，一个接一个地骑自行车远去，逆风而行的身体缩成一团，成为所有看风景人的风景，单凭他们在地平线上出现的身影便能看出当时的钟点。甚至并非所有的离群寡居者都会外出。布朗迪希先生——萨福克郡最古老的家族当中一支的后裔——紧紧地守着他的那幢屋子生活，就好像獾紧守着洞穴一样。倘使他在夏天露面，身着介乎墨绿色与灰色之间的花呢衣服，看起来仿佛荆豆丛面前一簇移动着的乱蓬蓬的茎豆枝，又仿佛淤泥上面的浮尘。每到秋天，他便隐居起来。他的生硬粗暴遭人怨恨之深，唯有天气能够与之相比，早晨还阳光明媚，中午却乌云密布，全然不顾它一早给人的无限期望。